



鄉情涓涓

深秋的陽光，斜斜地照下來，已經沒有了夏日的蠻橫，變得溫和而通透。站在老家的院子裏，仰頭看着那棵柿子樹。它比記憶中更蒼勁了些，虬曲的枝幹像鐵畫銀鉤，而就在這墨色的枝杈間，掛起無數盞橙紅色的小燈籠。那顏色，是一種渾厚的、溫潤的、彷彿吸納了整個秋天日光與風霜才沉澱下來的紅。陽光穿過薄薄的果皮，竟似乎能窺見內裏那汪即將融化的、顫巍巍的蜜糖。

奶奶的聲音，彷彿還響在耳畔，帶著那種老年人特有的、將世事看淡後的篤定：「瞧，熟了，好事就要來了。」她總是這麼說，年復一年。幼時的我，會信以為真，眼巴巴地盼着，彷彿那沉甸甸的果實真能壓來一樁樁具體的「好事」：一塊新奇的橡皮，一次許諾的郊遊，一張滿分的考卷。那時的世界，因果簡單得像一加一等於二，柿子熟了，好事便來。

然而，成長本身就是一場對簡單信條的祛魅。離家的這些年，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裏穿行，為所謂的「好事」疲於奔命。見過太多「熟」了的東西。項目方案熟透了，卻可能臨門一腳被否決；人際關係熟透了，推杯換盞後也可能頃刻涼薄。城市裏的「成熟」，往往意味着精於算計、權衡利弊，像一顆被催熟劑精準拿捏的果子，外表光鮮，內裏卻可能僵硬而酸澀。這時，開始懷疑奶奶的話，那或許只是

農耕時代一種樸素卻無憑的願望，一種對不可知命運的美好祈願罷了。這懷疑，便是與故鄉、與那棵柿子樹最初的「衝突」。它不在明處，卻深植於心，是關於信仰的動搖。

風過處，有幾片葉子旋落，帶著最後的絢爛。一隻灰喜鵲飛來，毫不客氣地啄食着一顆熟透的柿子。牠尖利的喙刺破那薄薄的皮，金紅的漿液頓時淌了下來，在陽光下亮晶晶的。它貪婪地、歡快地吸食着，弄得羽毛上都沾了黏稠的汁水。若在往年，或許會心疼，會驅趕。可此刻，只是靜靜看着。這難道不也是一種「衝突」麼？我們視為圓滿、吉祥的象徵，於鳥兒，不過是果腹的食物。寄託其上的萬般寓意，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就在這靜觀中，心裏那點執拗的衝突，竟慢慢緩和了。仔細看着那些被鳥啄過的、或是熟透自然墜落的柿子，它們在泥土裏摔成一攤燦爛的泥，幾隻蟻正忙碌地搬運着這意外的給養。它們徹底地奉獻了自己，融入了泥土。這

柿子熟了

顧蘇



●我仰頭看着那棵柿子樹。

AI繪圖

「墜落」，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圓滿」？它完成了作為一顆果實的終極使命——給予。

我忽然明白了。奶奶所說的「好事」，並非指升官發財、心想事成的世俗功利。那太渺小，也太脆弱，承載不起這經風霜、沐雨露才凝結出的生命的厚重。她所說的「好事」，是生命本身在經歷春華秋實、寒來暑往後，終於抵達的那個飽滿而平和的時刻。是柿子熟了，自然而然的甜蜜；是生命到了某個階段，對得

失、榮辱、聚散的一種通透的接納。

這「好柿」，是「事事」，但更是「是是」——是一種對存在本身的肯定與讚嘆。是的，春天它開過花了，那花細小，毫不起眼；是的，夏天它經歷過風雨，可能被打落過青果；是的，秋天它迎來了收穫，也可能被鳥啄、被蟲侵。但這所有的一切，好的、壞的、圓滿的、缺憾的，共同構成了此刻枝頭那沉甸甸的、無可辯駁的「是」，一種生命如其所是的壯美。

我伸出手，輕輕地托住一顆低垂的柿子。它的皮緊繃着，透着光，能感到裏面那汪即將融化的、顫巍巍的蜜糖。不再急於將它摘下，佔為己有。就這樣感受着它的沉實、它的溫度，便很好。

這個秋天，在熟悉的院子裏，在經歷了內心的衝突與和解之後，我想，我終於遇到了我的「好柿」。它不是一顆具體的果實，而是一種了悟：生命最好的狀態，並非一味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成熟」與「成功」，而是在歲月的沉澱中，學會接納一切，包括那些不完美與殘缺，最終抵達一種內心的豐盈與安寧。願這一抹枝頭的橙紅，也能為你點亮日常，將這「萬事順心」的坦然，捐給每一個在塵世中奔走、尋覓的你。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鄉

李光明

秋日的故鄉

我和女兒，在故鄉醒來
窗外是秋日的雨
和蔥龍的喬木正在私語
時間在這裏好慢

太太的時間快，從上海短期調去廣州
每天騎車上班經過一片綠湖泊
看得到迷人的廣州塔
她想盡快回家

女兒將月球燈放在睡房
夜晚打開，小小的房間暖黃
女兒說，這下每天都是中秋節

我說等廣州的媽媽回來了
故鄉的我們，才會團圓

那些我未曾到過的遠方
都靜躺在我的行程簿上
譬如紅河、越南，香港與智利
我的詩與愛，比我提前抵達每座城市

故鄉和遠方，我生命的兩極
像黑夜與白天，世間的陰晴圓缺
無數人守着愛與夢
把日子過成細水長流的幸福

故鄉

這兩個字真美
我們從這裏出來，抵達萬水千山
我們手拉着手，行走在故鄉的大地上，在綠野裏歌唱
寂靜夜晚，故鄉像一個孤本

青山與月光，成為河流的部分，在枝頭發芽的愛
逐漸收攏成月牙，在良夜
我們誦讀詩與驚喜，到底何種修辭，才能釀出對你的讚美

朝霞浸潤着晨露，日子近乎透明，萬物沉落在黑夜中
時間如雪，是我哲思的國度
在河流中央，沒有一滴雨雪
不想滋潤春日之花

時代詩行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樹的守望

陳貞奇



●一棵油松巍然屹立。

AI繪圖

時間的畫筆，總愛在群山的皺褶處停留，勾勒着大地的記憶。

在沂蒙山腹地，嶺上草原四周，十幾座頂部平展開闊的崗頂錯落聳立，構成了世界罕見的岱崗地貌奇觀。距此北去約兩公里，一棵巍然屹立的油松，被當地人尊稱為「將軍樹」，已成為這片地貌一個活的標誌。

在當地友人引領下，我們於半山腰遠遠望見了它的身影。從高處俯瞰，其樹冠極其寬闊，輪廓竟與周遭的方山崗頂神似，頂部平坦如原。極目遠眺，空氣清冽如洗，天地間一片湛藍。

行至近前，樹旁一方石碑揭示了它的不凡。正面「將軍樹」三字蒼勁，背面碑文雖因歲月侵蝕而字跡漫漶，猶可辨認。我們由此得知，此樹隸屬上茶局峪村，被譽為「全國第一油松」，已列入國家級名木保護名錄。據樹下所立保護標誌牌記載，其樹齡已逾千年，胸徑需三人合抱方能丈量。友人說，村中長者自孩提時代起，所見此樹便是這般參天巍峨；其蒼古之姿，早已深深融入幾代人的記憶。

更有傳說溯至東漢——碑文記載，光武帝劉秀南征途中曾在此駐馬休憩。考諸史冊，劉秀確曾轉戰沂蒙，此傳說為古樹平添了一層幽遠的歷史想像。而它當代「將軍樹」之名的由來，則關聯着一段更近的烽火歲月。友人指向東側一間略顯傾頹的石屋：「據村中老人言，徐向前元帥曾在此指揮戰鬥，亦有人見將軍於樹下研判地圖，運籌帷幄。」硝煙散盡後，當地百姓為緬懷將軍，遂將此樹敬稱為「將軍樹」。

我們懷着敬畏，繞樹數匝。腳下樹根如虬龍盤踞地面，隆起的高度及膝，蜿蜒伸展。樹幹需三人合抱，樹高十餘米，大小枝條數以千計，濃蔭蔽日，遮蔭面積近一畝。即便時值酷暑，濃蔭之下亦感涼意沁人。一陣強風過處，才能在地面瞥見幾點跳躍的光斑。友人補充道，此樹四季常青，凜冬覆雪時，便宛若一座銀裝素裹的微縮山巒。

我們更察覺此樹形態極為獨特：樹冠枝葉多集中於東側與南側，無數枝條低垂，宛如半圈天然圍欄，養護人員不得不在其下增設支撐。若立於南北方向觀賞，整棵樹彷彿一位高大的巨人，面朝東南而立，那低垂的枝葉，恰似它迎風的「劉海」。

對於這奇特的姿態，我們起初不解。我忽而聯想到黃山迎客松——其形神兼備，是因背倚山石而成。然將軍樹周遭並無巨石依托。我們遂將目光投向遠方地勢：東、南兩面天宇開闊，山勢遠退；而北、西兩側，尤其是西山，已近在咫尺。此樹，正生長在西山的東坡之上。

霎時間，我頓然領悟：這並非簡單的奇景，而是一曲生命的壯歌！此樹千百年的生長，乃是逐光而行。為爭取更多陽光與生長空間，它的枝幹始終執着地朝向更開闊的東方與南方伸展。這獨特的形態，正是其堅韌的生命意志與所處環境相互塑造的縮影。它追隨光明，方能在漫長歲月中，塑就此般獨一無二、昂揚向上的身姿。這份沉默的堅守與嚮往，不由得讓人聯想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往昔的烽火歲月裏所鑄就的「沂蒙精神」——那同樣是一種在困境中堅韌不拔、永遠心向光明的信念。

如果光有形狀，那或許就是這棵松樹，在千年風霜中，奮力將枝葉伸向東南的模樣。

這份由樹木感悟到的堅韌，與這片土地的紅色記憶一脈相承。昔日戰火早已平息，將軍樹如今已成為遊人必訪的景致。周圍山坡上，蜜桃成林，人們品嘗着甜美的果實，也更加仰望這棵象徵着歷史、精神與傳承的巨樹。

回望將軍樹奇特的形狀，我最後的感悟愈發清晰：它何嘗不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圖？一幅由生命繪就的，追求光明的導航圖。我非山水畫家，如若我是，定將依照此樹枝條的傾斜姿態，描繪出它所仰望的廣闊天空與它所背靠的堅實山巒——山的高度與歷史的深度，已無需丈量，盡在這樹木追尋光明的生長密碼之中，無聲訴說。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文學花園

萬曉英

漫步於柳梢堰濕地公園的木棧道，偶有一縷馨香沁入心扉，裹挾着旌湖濕潤的風，不經意間，才知又到了銀杏黃的季節。

從前讀杜牧「停車坐愛楓林晚」，總以為秋的熱烈都給了紅楓，後來遇見柳梢堰的銀杏，才知金黃也能把秋意襯得這樣濃。它不像楓葉那樣張揚，也不似松針那般冷峻，倒像位溫和的老者，慢悠悠地把歲月釀成了暖色調，等秋風一來，就把積攢了一整年的溫柔，全鋪在柳梢堰的河岸與草坪上。

在秋陽正好的日子裏，柳梢堰的銀杏總來得不慌不忙。

春日的銀杏葉，裹着嫩黃的綠，像剛睡醒的小精靈，怯生生地舒展着扇形的裙擺，新抽的葉捲着邊兒，帶着絨絨的質感，把春天的溫柔都揉進了葉脈裏；夏日的銀杏葉褪去稚嫩，化作層層疊疊的濃綠，像撐開的綠傘，將毒辣的陽光剪成細碎的光斑，給散步的人撐出連片的蔭涼；直到秋風掠過旌湖，吹皺了一汪碧水，也吹醒了滿樹銀杏，先是枝頭幾片葉子悄悄泛黃，像給綠樹鑲了道金邊，沒過幾日，整棵樹就像被陽光裹住，連風拂過的痕跡，都帶着金閃閃的光。

柳梢堰的銀杏，不扎堆卻連成片。沿着河岸走，左手邊是波光粼粼的旌湖，右手邊就是高矮錯落的銀杏樹。老樹枝幹粗壯，樹皮上滿是歲月的紋路，枝桠卻倔強地向天空伸展，金黃的葉子層層疊疊，抬頭看時，竟像把整個秋天的陽光都攏在了枝葉間；小樹則透着靈氣，樹幹細細的，葉子卻長得精神，風一吹就輕輕搖晃，像跟路過的人打招呼。偶爾有葉子脫離枝頭，打着旋兒往下落，有的飄進湖裏，跟着水波慢慢漂，成了魚兒眼裏的小船；有的落在木棧道上，踩上去沙沙響，像秋姑娘在哼小曲。

記憶裏的秋，總與柳梢堰的銀杏纏在一起。以前這個時候，總喜歡帶着女兒來撿銀杏葉。女兒蹲在樹下，把一片片完整的葉子撿起來，小心翼翼地夾進畫本裏，說要做「秋天的書籤」。陽光透過枝葉灑在她臉上，連睫毛上都沾着細碎的金光。後來我們還撿了些形狀好看的葉子，貼在她房間的窗戶上，整個屋子都像住進了秋天。有時走得累了，就

坐在銀杏樹下的長椅上歇腳，看遠處有人在湖邊釣魚，有人推着嬰兒車慢慢走，風吹過樹葉，嘩啦啦地響，連時光都好像慢下來了。

雨天的銀杏，又是另一種模樣。細密的雨絲落在葉子上，把金黃洗得更亮，像撒了層碎鑽。雨水順着枝葉往下滴，落在地上積起的小水窪裏，濺起的漣漪裏都映着銀杏的影子。我撐着傘在樹下走，偶爾會有葉子帶着水珠落在傘面上，「嗒」的一聲輕響，像秋的私語。這時的柳梢堰少了些熱鬧，多了份寧靜，銀杏葉在雨裏靜靜立着，不慌不忙，倒讓人想起「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的心境。

之前秋季去柳梢堰時，發現有老人在撿銀杏果。她戴着布手套，把落在地上的銀杏果一個個裝進布袋裏。我問她是不是常來，她說家就住在附近，每年秋天都來這兒撿果子，她說銀杏果又叫「白果」，營養豐富，白果燉雞，那味道才鮮美呢。看來，柳梢堰的銀杏不僅僅是風景，它早融進了這裏的生活，是孩子們手裏的書籤，是老人眼裏的「營養果」，是路人鏡頭裏的秋光，是每個路過的人心裏，關於德陽開閘區秋天最溫柔的記憶。

《本草綱目》裏記載：「銀杏……時珍曰：原生江南，葉似鴨掌，因名鴨腳。宋初始入貢，改呼銀杏，因其形似小杏而核色白也。今名白果。」原來這樹還有這樣樸素的名字。可我總覺得，比起「鴨腳」，柳梢堰的銀杏更該叫「秋的信使」，它不像梅花報春那樣急切，也不像菊花傲霜那樣凜冽，只在秋意最濃的時候，用滿樹金黃告訴人們：秋天到了，該慢下來，好好看看身邊的風景。

如今案頭還放着去年撿的那片銀杏葉，葉脈清晰，顏色雖不如當初鮮亮，卻多了份歲月的溫潤。偶爾翻開書，葉子從紙間滑落，恍惚間又看見柳梢堰的銀杏林，陽光正好，金葉滿地，有人

在樹下笑，風在耳邊唱，所有的美好都剛剛好。

等秋風再起時，我還要再去那裏，撿一片最新鮮的銀杏葉，把一年的故事，都藏進葉子的紋路裏。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又到了銀杏黃的季節。 AI繪圖